



昨天下午2点25分左右,DV观察员任生辉给本报来电说,在化工路白庄村,有人跳楼。
晚报记者 张华斌 王银琦 实习生 张郁园

小偷跳下去了,从五楼

记者核实

“是个小偷,人都抬走了”

下午2点35分,在白庄村,这里到处都在盖楼,街上堆满了沙子和砖头,路非常难走。

下午2点40分,在村里绕了几圈,又多次打电话询问后,终于找到了出事地点:白庄村北街1号。

一辆写有“中原巡逻”的警车停在路边,一男一女两名警察正往警车内走。

“是个小偷,人都抬走了。”门口的村民说,不是有人跳楼,是跳窗。出事的一家是房主,还在楼上。

这是一户6层高的民居,和很多城中村一样,下面的楼层主要出租,房主陈女士住在五楼。

“我现在还吓得胃疼。”客厅里,陈女士捂着胃,嘴唇发白,手里攥着手机,还在和家人猜测,贼是怎么进到屋里的。

“有个男的进到家里来了”

下午2点20分,陈女士在厨房里给女儿炖排骨,10岁的女儿在最东边的屋里看电视。

突然,陈女士听到“咣”的一声响,“姐去上厕所了?上个厕所咋这么响关门。”

陈女士疑惑了一下,就喊了一声:“姐,你干啥了?”

女儿没答应。突然,又是一声“咣”。

陈女士赶紧来到最东边的屋里,只见女儿一脸惊恐,缩成一团,吓得连话都说不连贯。

女儿说,刚才有个男的进来了,在走廊里晃悠了一圈。

大白天的,会有谁?家里的防盗门还锁着,陈女士有些不相信。但她还是悄悄地顺着东边屋往西找。

卫生间看一眼,没人;再往西,就是女儿的卧室,门没关严实。

陈女士从门缝里瞟了一眼,一个穿花上衣、黑裤子的男人正在翻东西!

“千万别松手,别跟他正面接触”

陈女士一惊,家里进贼了!

陈女士第一个念头就是:“他别冲出屋,到厨房掂把刀,捅了我们咋办?”

极度恐惧之下,陈女士一把拽住门,把花衣男关在门内。并喊女儿:“快把手机拿来。”

陈女士给老公打电话求救。

老公在电话里支招:“千万别松手,一定别跟他正面接触。”

随后,他立即拨打了110。

“有人从楼上摔下来了”

一个在屋里拽,一个在外面拽,两人就这样僵持着。

忽然,陈女士感觉里边的锁劲松了,但她不敢松手仍紧紧拽着。这时,她听到屋里有动静。

又过了一会儿,陈女士手都拽疼了,屋内又呼啦啦响了一阵,然后“噔”的一声传来。

陈女士还没反应过来是咋回事,就听到对面邻居大喊:“有人从楼上摔下来了!”

陈女士赶紧松开手,一看,窗户上的纱窗被卸掉了,女儿的衣柜敞开着,被翻得乱七八糟,屋里的小偷不见了。

“我趴窗户上看到他躺在那儿”

在陈女士家院子里,记者碰到10岁的女孩白晓。她家在陈女士家对面。

白晓给院子里的小伙伴们说,她正睡午觉,被窗外“砰”的一声惊醒。

“我趴窗户上看到他躺在那儿,捂着头,脸上都是血。”白晓抱着头,模仿花衣男落地时的样子。

随后,她喊来妈妈,赶紧拨打了120。

抢救了近两个小时……

下午3点20分,记者正要赶往医院时,在白庄村口,遇到了前来勘验现场的中原公安分局的刑侦人员。

下午3点30分,在市中医院,医生说,男子被送来时已经昏迷。

他的伤势非常严重,颅内出血、下颚骨折、胸部肺破裂,下肢膝关节骨折等多种挫伤。

当他被推出CT室时,记者看到了他。

他,鼻子插着输氧的管子,短平头,黑色裤子被剪成了“马裤”,膝盖上擦出血,脸上和嘴里还有鲜血,上衣敞开。

他,非常瘦,一根根肋骨非常突兀,仿佛要从皮肤里钻出来。

医生说,他身上没有任何证件。

下午5点10分,男子经抢救无效死亡。

昨晚,记者联系中原公安分局刑侦部门和电厂路派出所民警,了解该男子的身份和背景,均被告知:还在调查中。



当时,女主人就是这样死死拉住房门,不让小偷出来。



男子被送到医院时,伤势严重。

还原现场

窗户上没有装防盗网

陈女士女儿的卧房里,纱窗框被摘掉,斜挂在一边,锁都拽坏了。窗户没有安装防盗网。

顺着窗户往下看,正是对面邻居家的4楼楼顶。两家楼挨得很近,从窗户上往外看仿佛没有空隙。

陈女士家从5楼窗户到对面4楼楼顶,高度大概有3米。

“打不开门啊,帮我一下。”正在记者要走出屋子时,门突然关上了,门上的锁只剩下个锁芯,锁上的黄色圆环扔在一边,用手握住使不上劲。

陈女士说,锁本来好好的,是那个花衣男跟她拽门时给拽坏了。

两楼间距只有1米多

在院子的东南,有一条小道直接通往陈女士家楼后,小道从大门口一直到屋后窗户下,一路都洒有未干的血迹,挂在陈女士家后墙一楼的空调机,已经被滚落的花衣男砸扁。

站在两楼中间往上看,两楼间距只有1米多。

现场有人很奇怪:“这么窄,很容易就跳过去,他咋掉地上了?”



小偷把纱窗拽掉了一团。